

# 時事文匯

# I

大時代出版發行



時 事 文 匯

版權  
所有

定價每冊洋二角

編輯者 時事文匯社

發行者 大時代出版社

香港皇后大道中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 創刊辭

正如暴風雨後必定會看見光明燦爛的太陽，中國的艱巨事業，抗戰建國，也已由萬千客觀的事實證明着「最後勝利」為期不遠了。在「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距成功的日子近起來，越是要加倍地努力前進，具有卓越民族性的中國人民，無論是前綫浴血的將士，無論後方效勞的民衆，現在都能認識這點，站在各己的崗位，替民族，國家盡忠竭力着。

本刊的發行，就是要供給忙於抗戰建國工作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以忠實，迅速，簡要而有系統的時事消息的報道，使他們能省下一部份時間和腦力，去放在偉大的「抗建」工作上。尤其對於許多看不到一張報紙，或則即使能

看到而是欺騙的含有毒素的「報紙」的中國人，要叫他們明白新中國是在怎樣的情勢中一天天生長起來。

這刊物的編輯方針，是把所有一切可能獲致的外中各報和雜誌，迅加嚴密的選擇，把短期內的時事作系統的敘述，特別對於國內外重大的事件，使牠們沒有遺漏地，扼要把呈露於讀者的眼前。

# 目次

## 時論選錄

美日商約重訂無望

(一)

蘇芬戰事與國聯

(四)

悼吳佩孚將軍

(七)

列強一致援華

(一二)

抗戰軍事之進展

(一五)

南甯之戰

(一七)

一代完人吳佩孚逝世

(二〇)

美日會談前途黯淡

(二三)

蘇日談判未可樂觀

(二六)

美遠東三巨頭在非會議

(二八)

蘇芬戰爭與國聯

(二九)

歐戰局勢無進展

(三五)

日首相乞援政黨

(四〇)

日新預算逾一百億圓

(四一)

游擊區賦稅減半征收

(四五)

公路運輸咨詢會開會

(四七)

經濟部發展合作事業

(四八)

中國黃金的產額

(四九)

傷兵難民等施特種教育

(四九)

國府四位新部長……………(五二)

外僑同情中國抗戰……………(五四)

南寧剪影……………(五九)

六中全會素描……………(六二)

國府命令……………(六五)

## 時論選錄

### 美日商約重訂無望

美日商約滿期後的難以續訂，我們曾一再述及，如今此種趨勢已日漸顯明。日本對美關係的調整，確是走上了窮途，雖有狡猾的「妥協攻勢」，也仍無濟於事。日美前途之鋪滿荆棘，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自美國政府毅然宣佈廢約以後，日本當局即無時不以調整對美外交爲其最大的努力目標，但這種努力顯然都徒勞無益。野村與格魯初次晤談無結果，最近再談又無結果，初步的談判尙且如此，正式商訂續約從何談起？我們從此次格魯野村會談後，美國官方所表示的淡漠，以及赫爾對此的「無話可說」，就可以看出美國既經廢約，一時決不高興與日續訂。日



方雖然焦急，美國却很安閒，雙方底態度正相懸殊，會談自然更難接近了。日方如不能挽回美國人底態度，而要以外交手腕來調整美日關係，自始至終是祇有遭到失敗的。

但是美國人對日的態度，日人能否挽回呢？——我們的答案是，不能的。這是因為，美國人對日的態度，包含着各種的情緒，有心理上的憎惡、輿論上的憤慨、外交上的淡漠，和政策上的對立。自日人暴力侵華迄今，六百椿侵凌美國權益的懸案，是一椿也沒有獲得解決的；日本要和美國算清這筆賬，即使有誠意談判和實行賠償，也非一年半載所辦得完，何況日本連談判的誠意都沒有？華盛頓人士說，『彼等覺東京談話太空泛，故不願加以任何批評』，這就足以反證日人對美所談者只是空泛的辭令，而留下解決懸案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之一，與美國人對日的期待大相逕庭了。觀察家說，美國之參加續訂商約談判與否，『全視美日其他問題有否解決為斷』，這句話就是美國對日態度的中心。而日美關係之能否改善，亦將以此為斷。

其實，問題底癥結是簡單的，美日商約廢止以後，美國要日方先解決懸案，始允作續訂

新約的談判，但日方却要求先商訂新約，或暫訂過渡時期的辦法，始允進行解決對美的懸案。日人此種一貫要挾的態度，當然決非美國所能接受。美對重訂商約事，態度異常冷淡；美日對此事之談判，前途殊不佳妙，主因都在此。而且，日人繼續侵華一日，其對於各國的懸案，即一日無法作正常之解決，對於美國當然也是這樣的。所以美日間的衝突與對立，和英日、法日間的衝突與對立一樣，都是日本暴力侵華排斥列強的結果；在日本未悔悟而放棄其侵略政策，中國未勝利而獲得獨立自由時，這種衝突和對立都沒有消除的可能。美日間的對立，當然祇有一天比一天尖銳了。現在日本既無悔禍之意，美國也更不願妥協，商約談判固然不會有結果，日本對美關係却會越陷於僵局的。這對於日本，是一種重大的打擊；對於制裁侵略，更是一種富有意義的行動。我們相信美當局必會善用這廢約的機會，痛予日人以教訓！（中美日報）

## 蘇芬戰事與國聯

蘇芬戰事的發生，使世界人士都感到突兀，因此大家也都很重視。國際輿情對芬蘭表示深厚的同情，對蘇聯不稍原諒。目前戰爭雖僅進行了十天，芬蘭的抗戰情況雖極壯烈，但芬蘭的前途黯淡，却無可諱言，而各國對芬蘭的援助亦是非常渺茫。據各方面消息，各國對芬蘭已經分別予以援助；但是芬蘭政府外交部發言人却有如下的哀訴：「芬蘭人民現相詢曰，世人對於芬蘭，將有何舉動乎？各方面固皆給以同情，惟吾人所需者，不僅為同情。如無人來為芬蘭援助，則此三百萬人民之小國，安能永遠與一萬八千萬人民之蘇聯相抗乎？恐芬蘭行將滅亡，與波蘭同一命運，或更惡劣。故各國口惠實無補於事。」從這幾句話裏可知芬蘭期待切實援助的迫切了。目前芬蘭政府已把這問題向國聯申訴，而本屆國聯會議也將把芬蘭問題當做檢討的主題；可是國聯這樣一個告朔餼羊的機關，一向的行動就如老子所說的「豫

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的樣子；這一回關於芬蘭問題，在芬蘭自有申訴的權利，國聯亦有接受申訴的義務；但事實所示，國聯對於芬蘭問題商討的結果，除所謂道義的安慰以外，一定還是有限的。

援助芬蘭的意義，不就是裁制蘇聯；而各國對芬不能積極援助的原因，決非同情心的不足，即因制裁蘇聯的杆格難行。自蘇聯對芬蘭用兵之後，各方對蘇聯的輿論，非難雖同，而剛柔不一。這在蘇聯方面，雖宣傳有鑒於世界反蘇運動的存在，所以不得不先發制人，攻打芬蘭；如此云云，雖見得蘇聯對於國際如何憂疑，但國際却亦不會接受這種宣傳，不會是認這種藉口，因此並不怕遭受醞釀反蘇運動的嫌疑，而依然對芬蘭予以莫大的同情。空口同情是不够的，細微零星的援助是不够的，而切實有效的援助却在目前為不可能；所以事實問題，就在於芬蘭政府自身對戰局能否支持，如果能够支持長久，各國對芬的援助或許會積極起來；否則就不免遭遇慘酷的厄運了！

蘇芬戰事發生後，中國政府當然沒有說明立場的必要，但中國人民却都表示着無限的關

切。因爲如果蘇聯在芬蘭問題上已確實表示着是一個無限度的侵略者，那末它是否會「狐狸搗」，回過頭來拆中國抗戰的臺？或者蘇聯既有事於西方，是否會爲了它本身的利害關係起見，竟與東方的侵略者取得妥協？這兩點可以說是每一個中國人當蘇芬戰事發生以後共有的疑問。但是事實的表現，上述兩點，或許都是過慮。蘇聯對華的友誼既始終沒有減退的跡象，而且最近一星期內中蘇聯航的告成，恰又足以象徵着友誼的鞏固。至於蘇日妥協問題，雖然東京方面屢作宣傳，但是觀察日本的國體與國民思想的根本上，畢竟不宜效法於德國，有何大轉變。就蘇聯方面觀察之，以前蘇聯進兵波蘭，曾經先和日本訂立了諾蒙亨停戰協定；此次有事於芬蘭，却未聞有此先遣舉動，況且中國與芬蘭不同一格，而東亞與北歐又不可相提並論，所以蘇聯爲自身前途利害打算，亦決不致於賣了朋友養老虎。至於在一個普通旁觀者的立場上，對蘇芬問題固然不免由正義感而感覺近乎不可忍耐的感情衝動，但是「抗戰第一」，「我躬不閱」，惟有祝望蘇芬之間，終能得到滿美解決方案；至於國聯開會，未必有裨於本問題的解決！（申報）

## 悼吳佩孚將軍

吳佩孚將軍近患牙痛，血液中毒，羣醫束手，溘然長逝。噩耗傳來，舉國驚悼。將軍身居危城，心念祖國，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前後有二年餘之久。其逝也，雖非刑戮，但其屹然自持，不變初衷之概，效忠國家，不做傀儡之心，方之往昔忠臣義士之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焉有愧色？

將軍以遜清秀才而投筆從戎，入清末名將聶志清之麾下；義和團事件發生，聶氏陣亡，乃受段祺瑞之獎掖入保定武備學堂。想其束髮受學，讀古聖賢書，熟知禮義，故其孤拔性格有如金鏘玉響不雜亂聲。義和團之亂，將軍目睹外侮疊至，國勢陵夷，想亦未嘗不悲憤填膺，而思恢復祖國光榮。其不甘觀顏事仇之志，蓋已早蓄矣。自毋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對彼終無法羅致也。

將軍治軍嚴明，與士卒共甘苦，每戰輒勝，但躬身行武爲時極久，且無輔佐良才，遂以爲武力可以統一全國。其未能竟統一之志固爲才識所限，觀念所誤，但其愛國家之心則殊未可厚非。當聲勢極盛之際，擬因時機削減羣雄，而使中國得享統一，此亦任何執掌國政者應採之方針。不幸彼因此失敗。然就中國整個民族言，則爲大幸。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革命運動，其時已深入人心。將軍武力統一政策之失敗可謂爲一種試驗之無效，國民亦可引之爲前車之鑑，不再迷信武力萬能。梟雄不再具統治慾，民衆不再懷奴隸念，斯將軍失敗之足爲訓者。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後，將軍或隱居西蜀，或蟄居故都，曾未運用治兵之才，以從事謀叛國家之計，蓋將軍患難飽經，胸襟豁朗，已不復具割據慾望，而其昔日公忠體國之忱於此亦得一證明。其不甘參加偽組織者自屬勢所必然，世人妄冀其可爲虎作倀，何其愚哉！

民國十九年秋，將軍臥病半月，因自作輓聯曰：「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彊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將軍識得透得意時之樂，亦看得穿失敗時之苦，故能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移。

持躬清白，故能至終無瑕；不納妾故不爲女色所惑，而爲今日之洪承疇；不積金錢，故不爲利所誘，而做傀儡。既不出洋，復不走租界，則僞組織之產生，更不能希冀其參加。出洋後當可回國；而租界主權既屬中國，則入其內非入他國國境可比，較屈服投降高出萬倍。將軍恥爲順民，當其軍事失敗後，或在決川艦上度水上生活，或在川省灌園抱甕，困苦挹鬱，設爲他人則早已遁入租界，或遨遊他邦以消閒求樂，但將軍寧安貧樂道，不改素志。其自川由甘、陝、綏數省而至北平卜居者，頗希晚年安靜度過，不再逢離亂慘景，孰知中國空前國難發生，將軍陷危城中，迄未得出，年逾六旬，竟得目睹河山變色，其內心之悲感，大可想見。故都傀儡袍笏登台，無恥之徒日惟以不能博得主子歡心爲事，將軍何人，亦竟受侵略者青睞。不幸可謂至極！但將軍丹心照千古，不但未爲他人利用，且常冒傀儡爲無恥之尤。大義凜然，羣醜驚歎。世人方以將軍仍陷故都不能趨謁致敬爲憾，今不幸將軍竟與世長辭矣。世之景仰將軍清白操守者已永無趨前受教之機緣矣，痛哉！

世人或以將軍死得其所，死得其時。弦外之音蓋以爲將軍經武力脅持，金錢利誘，必難



免有一日出以變節投降，故此時之溘然長逝，適留得清白無瑕。此種論調實爲不知將軍者之謬說。將軍倘無節操者則早已投機善變，決不致以旅居外人治理區域爲恥。其不屈不撓，磊落豪邁之概已著稱於世；修養有素故能臨難不苟，臨危不屈。昔南宋大儒王應麟典試時閱文天祥卷，歎文山爲人忠貞如鐵石。果也文丞相被執不屈，殉國以終。將軍性格，峻骨嶙峋，自昔已然。今日欲其奴顏屈膝，烏可得哉？

將軍以不走租界自矢。環顧孤島三百餘萬民衆，存逸安享樂之心，恬然不以受外人統治爲怪者恐爲數頗多。國難已深，民生已困，此地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狡黠之徒更利用孤島特殊環境，以發國難財，或甚至參加有害國家之投機活動。將軍爲孤島恥，更爲孤島民衆恥。有心人士將如何淬勵奮發，以慰將軍在天之靈乎？

將軍雖未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之革命工作，但於孫中山先生逝世時「不妥協不受騙」之遺教，則克在無形中恪守無違。華北環境惡劣，故都變狀萬端，胥未能動搖將軍不屈不撓之意志。此在將軍因明禮義，知廉恥，深悉邪正不並立，忠奸不兩存，故操守能與孫中山先生